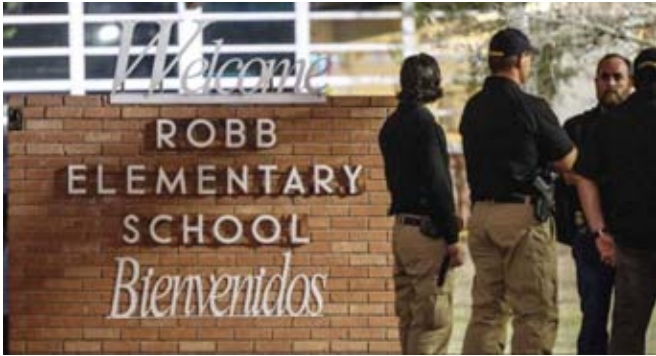


又一次校園槍擊案 一個得州華人媽媽的悲傷和恐懼



雖然槍案發生的小學距離我們所在的休斯敦郊區甚遠,但作為一個母親,看到孩子們在本該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殘害,我仍然感到痛心和恐懼。

周二下午,我不斷接到朋友的問候。“得州又有大規模槍擊了,離你們那兒遠嗎?”“你家娃還好吧?”我反復回答:槍擊案發生在得州南部與墨西哥交界的小城尤瓦爾迪,與我們所住的休斯敦郊區相隔甚遠;我 11 歲女兒所在的初中已經加強安保。對於“又有槍擊”不算意外,但看到這場自 10 年前桑迪胡克小學大屠殺以來美國最致命的校園槍擊案死亡人數不斷攀升,而且遇難的學生多數年齡和我心愛的寶貝相仿,我們仍然感受到了巨大的衝擊。孩子放學回家後,我的第一個動作就是緊緊摟住她,久久不願把她放開。

最讓人痛心的是,從桑迪胡克到尤瓦爾迪已經過去了 10 年,一些新聞的細節仍然可以互相映照。桑迪胡克事件後,時報的報道描述說,

家長們在小學轉角處消防站的後屋里不安地等待着消息,“一名警官走進來,說出了父母們最擔心的事情:他們的孩子離開了人世。隨之而來的哀號聲,從外面都可以聽到。”而在尤瓦爾迪槍擊案中,時報記者寫下了在現場觀察到的景象:“當我到達作為學校社區中心的市民中心時,天已經黑了。那是一個悶熱的夜晚,還有幾個小時將有雷雨滾滾而來,家人都聚集在停車場的汽車周圍。

都是些大家庭,叔叔、阿姨、祖父母、堂兄弟姐妹。他們中的許多人只是聽到了他們的孩子失蹤的消息。人們在哭泣,擁抱在一起,那種痛苦是可以聽得到的,就像它在空氣中撕裂一樣。一些家長聽到消息後掙扎着走向自己的車里;他們倚靠着所愛的人。有一個女人跪了下來,整個人蜷在車里的乘客座位上。她在抽泣,直不起身來。”

對於悲劇,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恐慌和逃避。在我女兒所在學區的臉書家長群里,有家長表示,就在最近幾天,周邊初高中也出現了學生口頭威脅槍擊的事件。中學生可能缺乏自控力,新冠疫情後美國又出現了青少年精神疾病日趨嚴峻的問題,加上得州槍支管理過於寬鬆,一旦槍支落入危險人群手中或出現模仿犯罪,將會再次釀成慘劇。只是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就在最近 10 天里,美國就發生了不止一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其中 5 月 14 日發生在紐約州布法羅

的種族主義屠殺導致 10 人死亡,5 月 15 日在加州導致一死五傷的事件則是華人槍手進入台灣教會作案,這些甚至都可以稱得上是美國槍支管理相對嚴格的州。

在一些北美華人論壇里,疫情期間已經深感周遭犯罪率上昇的華人受到此次槍擊案的衝擊,又一次開始討論搬到別國的可能性。而在中國國內的社交媒體上,有些因疫情封控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政治壓力動起了移民或留學心思的人也開始考慮,是不是應該把美國從目的地國家清單上撤下來。

然而,即使是在相對安全的加拿大和北歐,也並不完全能杜絕大規模殺戮。哪怕是在嚴格禁槍的中國,近年來針對學齡兒童進行的無差別襲擊也時有發生。這不禁讓人想問一個終極問題:究竟“潤”到哪里才能獲得平安與幸福?

從數據上,我也許能找到一些聊以寬慰的統計。在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不是造成人員喪生的主要原因;而校園大規模槍擊雖然引起了廣泛的報道,但校園對於孩子們來說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校園被害的可能性遠低於交通事故、中毒或溺水。

但是,恰恰因為孩子們在本該感到最安全的地方被殘害,這一切才尤為讓人痛心;而在很多研究已經在槍擊持有率過高、槍支管理過松與大規模槍擊之間建立了聯繫的情況下,美國的議員們在每次類似事件發生後,除了同情和祈禱毫無作為,沒有像英國、澳大利亞、挪威等國那樣出台不同程度的限槍法案,這更讓人失望。

尤瓦爾迪事件中遇難的孩子們都在七到 10 歲間,家長們回憶這些孩子是“喜歡上學的寶

貝”、“是一個愛她朋友的小女孩”、“是喜歡穿粉色的男子漢”、“是精力充沛的棒球和足球運動員”。未經歷這樣的痛楚,誰也不可能感同身受,但作為母親,我曾經無數次想象這種痛苦。

這樣的痛苦,會在孩子們學校的主動射擊演習中一次次被提醒。記得女兒上小學一年級時第一次參加這種演習,我還以為是消防或者龍捲風演習,直到她向我介紹步驟是“逃跑、躲藏和抗爭”。她還告訴我,在演習中,老師反鎖住教室的門,拉上窗簾關上燈,讓孩子們靜悄悄地躲在黑暗的教室角落,這時她的一個同學輕輕啜泣了起來,因為她穿的是一隻只要走路就能發光的鞋子——那是一雙孩子們都喜歡和羨慕的鞋子,但這個 6 歲的孩子突然意識到,在有壞人襲來時,閃閃發光、好似有魔力的鞋子可能會讓自己和身邊的同學老師成為目標。對潛在槍擊的警惕甚至可能會內化,我的一個在洛杉磯的朋友說,她孩子所在的小學進行過一次擴建,新教室是幾個活動板房,學生們在參觀教室時,最主要的不滿是,“這間教室沒法反鎖,很容易被攻破”。

而現在,學生們似乎已經把在校園可能遇到的威脅當作了尋常事。就在去年將要放寒假前,TikTok 和其他一些社交媒體上開始流傳有關槍擊威脅的警告,儘管措辭模糊,出處不明,美國一些最大的學區仍決定或者提前關閉,或者要求學生不要背書包上學。

臨近期末,我孩子的學校最近又開始要求學生只拎着透明文件袋入校,以確保平穩結束這一學年。只不過這一次,我已經不覺得學校是小題大做,我也擔心,災難可能還隱藏在其他想象不到的角落。

美民調:多數民衆不贊成限縮擁槍權 但支持這個…



美國德州小學發生廿一人喪命的嚴重槍擊案後,全國再度響起的限槍呼聲並沒有給共和黨人帶來明顯壓力,因為多數民衆不贊成限縮擁槍權,但支持對購槍者進行背景調查。

國會共和黨人認為,國家不應有嚴格的槍枝管控,因為嚴格限槍不會阻止大規模槍案的發生。蓋洛普今年初的調查顯示,只有三成六的民衆對目前的槍枝狀況不滿,希望嚴格限槍;而滿意現狀的人佔四成,不滿現狀但又不願限槍太嚴的人為一成三,不希望限槍變化的人是百分之七,三者的人數佔到六成,因此不構成對共和黨人的政治壓力。

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人們對限槍問題的看法雖然年年在變,但「不滿現狀和希望嚴格限槍」的人,從來沒有成為美國的多數。

在槍枝問題上得到選民的信任,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的比重基本相同,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初的調查表明,三成八的美國人支持共和黨的槍枝政策,而支持民主黨槍枝政策的人是三成七,因此多數共和黨人沒有壓力要在限槍上採取行動。

報導指出,認為德州槍案將改變人們的觀點現在為時尚早,但如果民主黨人想拉攏任何共和黨人支持限槍,現在就要行動,否則歷史的經驗證明將難以再有機會,除非發生另一起大規模槍案。

另一項調查顯示,八成八的民衆支持對購槍人進行背景調查,其中七成三是強烈支持,一成五為有限支持。只有百分之四表示堅決反對,有限反對的人也佔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人沒有意見。

調查中,八成一人支持對自行到商店和槍展的購槍進行背景調查;八成四的人表示,對於被執法部門認為是危險人物以及有精神疾病的人應實行禁槍令,七成九的人支持對禁飛名單的人實行禁槍令。

七成五的人贊成設立槍枝銷售的全國資料庫,六成七的人贊成禁售攻擊性武器。

調查是廿五日採訪一千九百廿名登記選民的結果,正負誤差為兩個百分點。

談美國槍支暴力問題

槍支問題是美國長時間爭議很大的問題,講幾句個人觀點,尊重大家不同意見。

擁槍無疑會增加個人安全感,有些時候是對個人有保護作用,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個人擁槍是弊遠大於利。有統計顯示,美國每年因槍死亡 3 萬多人,只有約 3% 是有罪者,其他 97% 是無辜之人,僅槍支自殺死亡佔到 60% 多,所以說正當防衛的機會很少,更多的是被用于其它有害用途,比如自殺,事故及犯罪。

說犯罪的是人不是槍也是對的,但每個人都會有情緒波動的時候也並不總是能控制自己情緒,人群里總會有人情緒失控,人與人之間也總會有一些矛盾和衝突,槍支選擇很容易將小事變成人命事件,這就是為什麼槍支越多的地方,槍殺死亡的人越多,也是美國為什麼美國槍殺事件越來越多。而絕大多數傷亡者是無辜之人,許多時候開槍者也是以前公認的好人一時沖動,沒有槍支氾濫許多槍殺其實都可以避免。看到一個報道說以色列軍隊僅僅改了一個規定就使自殺率降低了一大半,新規定就是出外或者回家不許帶槍,還看到中國一個精神病人拿刀去幼兒園行兇被一個環衛工的掃帚把制服,所以沒有槍支的情況危害會小得多。

那真的遇着搶劫怎麼辦,搶劫犯罪絕大多數是為錢財而不是性命,首先應該保護的是生命而不是錢財,你的命比錢財

重要的多,不要總想着去殺人當英雄,即使帶槍也要盡量避免槍戰,丟失錢財應該儘快報警去讓專業警察去追查,這應該也是警方和律師的一致建議。當然如果錢財不能消災而有人身危險,反擊就是必須的。

有人主張以槍制槍,這個概念不錯也有一些成功案例,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大範圍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是痴人說夢。不知道怎么可能男女老少隨時隨地帶把上膛的槍,那最可能傷害的其實是自己和家人。槍戰很可能有傷亡,不知道你能有多大保證傷亡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別人。看到 FBI 的統計說,在他們調查的 40 多起大規模槍擊案中,只有一起是民衆的槍發揮了作用。

有人說擁槍可以制約政府權力,不知道這怎么行。現在的政府遠不是幾百年前了,他們有飛機導彈原子彈,不知道怎么能用杆槍來制約。再說各級政府議會法官都是定期選舉出來的,不滿意還可以 Recall,為什麼需要用槍殺來解決?美國的槍支問題確實很難解決,主要還是民衆長期的槍支文化。尊重擁槍

者的權利,我個人認為走向控槍才是出路。有人說控槍只能控好人的槍而壞人的槍沒法控,這也是錯覺,事實上全世界控槍幾乎都做得不錯,美國也能做得到,主要取決于民衆觀念的改變和對控槍的支持,民衆支持的多了就能實現。

德州槍擊事件 暴露出很多人對美國持槍制度的無知

牆內自媒體麟閣經略文章:對暴力,要有敬畏之心

我想大家都看到最近的報道了,只要美國出了槍擊事件,我們絕對是第一時間知道的。

25 日,名叫薩爾瓦多·拉莫斯的年輕人,身穿戰術背心,在羅布小學的一個四年級教室里,用一枝帶有大容量彈匣的 AR-15 步槍殺死了 19 名兒童和兩名教師。

在羅布的學校、醫院和殯儀館外,遇難者家屬的慟哭令人心碎。人們自發組織起哀悼的隊伍,將蠟燭安放在大街小巷。

這場悲劇是超越國界和意識形態的,是反社會者針對弱者進行的無差別恐怖行徑。那些評論區“罪有應得”、“幸災樂禍”的話,簡直就是沒有人性。

但罵這些畜生不是今天文章的重點,另外有些現象值得一談。

對於美國的持槍制度,我發現人們總能自覺站成兩隊,各代表一個極端。一方絕對否認持槍的必要性,覺得美國就是咎由自取,這是最常見的。

而另一邊則認為,美國這樣的持槍制度就是完全正確的,不應該限制槍支交易,凡事都要有代價,為了自由這點犧牲是值得的。

第一種觀點,我覺得就沒必要探討了。但是第二種觀點,在比較精英、思想開化的人群中流行,讓我有點失望。

反正涉及到美國的話題,總會不自覺走向兩個極端:逢美必反或者逢美必挺。下面說說有些朋友的誤區和我的看法:

1.很多人力挺美國的持槍制度。認為美國寬鬆的持槍制度保護了美國人的自由,所以美國不會有來自公權力層面的壓迫。

討論持槍問題,不是只有完全禁槍和“美國式”的兩種選擇,如果你盤點一下所有發達國家,會發現只有美國一家存在着如此寬鬆的持槍制度,而且只有美國一家的槍擊問題如此頻繁。

據槍支協會統計,美國百人的持槍數為 120。而歐洲諸如德國、瑞士、芬蘭這樣的槍支大國,持槍率也不過 30% 左右,程度上完全不可相提並論。

2.美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持槍自由權,任何法律不能隨意侵犯。

這一點從紙面來看確實沒錯,但問題在于,華盛頓時代的美國,槍支的水平連連發都做不到。今天的自動步槍殺傷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雖然從廣義上都叫“槍”,但完全不是一種東西。

另外,當年的美國是真正的“農業國”。別說像紐約、LA 這樣的超大型城市,連個人口過萬的鎮子都是鳳毛菱角。農村、農場以小規模共同體、熟人社會的形式存在,人與人之間互信程度高。

今天的美國,大量不同族裔、文化的人口,集中在規模上百萬、千萬的大城市中,社會的治安問題早已不可和當年同日而語。今天的美國南方郊區人依然支持持槍,那是因為人口密度低,到了大城市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歐洲允許持槍的國家一般不禁普通手槍,但是卻對霰彈槍、自動步槍有嚴格的購買門檻。

3.很多人認為槍支文化是美國的傳統,美國人大多反對管制,願意付出這種代價。

據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53% 的美國成年人認為槍支法應比現在更嚴格。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目前的槍支法是正確的,14% 的人則認為應有所鬆動。

而在德州槍擊事件發生後,支持加強槍支

管制的人數增加到 60%,所以並不是美國人大多數認同現在的槍支管理政策。

另外,對於不同州而言,對槍支管制的看法也不一樣。加州的管制非常嚴格,接近歐洲標準,而槍擊案的事發地——德州,則是美國管制最松的州之一,甚至有人認為關於所有槍支管制的政策都應該取消。

4.很多人認為槍只是工具,殺人的人是,壞人怎么樣也會搞到槍支,所以沒必要管。

其實德州槍擊案就反駁了此觀點。美國的校園槍擊案今年已經發生了 39 起,導致了數十人喪生,如果你去統計行兇者,會發現大部分都是未成年,或者剛成年不久的青年。

人的善惡其實往往取決於一念之間,這次行兇的少年平日裡就是一個漢堡店里的普通店員。就算他有什么極端的想法,以他的社會關係網(此人性情孤僻沒多少朋友)也很難搞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

但是槍支自由化就完全不一樣了,他不需要任何野路子,直接就能在網上購買殺傷力先進且便宜的自動步槍。美國校園槍擊案的主犯,幾乎都不費什么勁就能獲得槍支。

如果美國在對容易熱血上頭的青少年上,像歐洲一樣進行更嚴格的槍支管制,讓他們獲取武器的難度增加,會對減少槍擊案無益嗎?我覺得數字不會騙人,看看德國就可以了。

